

中國豪門

中外文藝社印行

中國豪門

中外出版社

中國豪門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電話(三)〇六七九

發行者 中外出版社

總經理處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益智書局

唐山永安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再版

目 錄

(一) TV 宋財團解剖

宋子文的崛起	一
宋子文的起家	二
中國建設銀公司——買辦事業	六
淮南礦路公司	十三
證券交易所及其他	十六
建銀公司總結	十七
宋財閥的金融與實業	二〇
廣東銀行	三〇
旁枝的新華儲蓄銀行	三一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及其他	三三
勝利以來的宋政閥	三八
勝利從天而降、重慶政府打關了	四〇
中紡與中蠶	四一
手與金山	四四

中央銀行與金匯……………四六

從新公司法到中美商約……………四七

從宋的失敗與被封爲西南王……………四九

宋被封爲西南王及其前途……………五一

(二) 解剖CC豪門資本

二陳的金融事業……………五五

二陳的實業與戰術……………七七

(三)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解剖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全盛時代……………九一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中落……………九八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復興……………一〇四

(四) 四川財閥的分析

四川軍閥資本……………一一一

四川新政學系地方官僚資本……………一二八

四川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一三四

(一) TV 宋財團解剖 宋子文的崛起

△宋氏家世▽

中國的財富，聚集在宋家的周圍，用血緣與裙帶，聯成了一個中國式的獨佔財團。對於這樣一個家族，我們不可以不知道其淵源。

宋子文的父親，一般人都稱為查禮宋（Charles Soong），是一個牧師。他原籍廣東的海島文昌縣。據說本姓韓。他之來到宋家，有二種傳說：一說是他在十八，九歲，因為把他哥哥的結婚錢偷了，被父親呵斥出來，搭上輪船，來到上海。那時適逢基督教宣教師以招待稀飯來吸引聽衆，韓每會必到，於是被錄用爲禮拜雜役，任洗刷司開之職，由此而升任爲牧師，儼然禮拜堂主人。當時有浙江籍的宋女士。亦爲虔誠的教徒，頗有資產，由其父招贅韓氏爲夫，於是成爲宋先生。徵之宋子文等早年填寫籍貫均爲上海或浙江，此語不無可信。

另據「宋氏三姊妹」作者康宜麗亞，斯賓塞，根據宋家提供的材料，所述的經過，則是這樣艱困的出身；宋查禮的叔父，在美國波士登開了一間「東方茶絲，零躉批發」的絲茶莊，他的叔父，把他從家鄉帶來，目的在於叫他富學徒，跑腿送信。後來他偷跑了，到一條航行於波士頓與沙文那的科爾法克斯船上做小茶房，在船上結吊床，以贏小利，後來船長幫助他進了兜克大學，自此稱爲查禮宋。在這個西方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在上海美以美會所設的一間中學裏教書，在那裏結識一位美以美會友——裨文女校教員倪小姐。後來便宣告結婚，換着便生

下：宋子文，宋萬齡，宋慶齡，宋美齡，宋子良，宋子安，查禮是個牧師，爲了印聖經而辦印刷所，這便成爲日後的商務印書館。

宋查禮後來把他們都送到教會學校讀書，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然後送到美國去。大兒子宋子文進哈佛，三位小姐均進喬治亞州的馬肯地方的威士禮大學。宋子良和宋子安先後也赴美就讀。

宋氏家族，由以上的故事，可以知道，是包含着冒險精神的血統，和買辦起家的傳統。查禮宋的事業是外國教會的牧師，並藉此建立商務印書館，成爲其日後發達，資送子女出洋的本錢，也藉教會與宋老太太結婚。同時他又深知中國人的命運，必多必少與美國人有關，把子女送上美國，以延續這個傳統——依賴外人起家。同時，他因爲幼年的流浪與坎坷，使他有一種冒險乃至投機的精神，任三個女兒，走着雖然相反，然而都很突出而大胆的道路，一個嫁給山西小財主，追求金錢，一個嫁給革命家，獻身人類，一個嫁給統治半個中國的軍人。這樣的家族，不同於中國一般家族，有美國西部人的氣息。在這買辦傳統中，做了叛徒的是宋慶齡，她違反家族的勸告，而與孫中山先生同其患難，亦與中國人民同其苦樂。

這種氣氛下的宋子文，自然是傑出的買辦。至於宋子良，宋子安因爲年齡關係，只是他家族的配角。因此我們敘述宋氏家族的事業，以宋子文爲其中心。

宋子文的起家

宋子文一八九三年生於上海，先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然後赴美，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財政經濟。畢業後曾在紐約銀行見習。回國以後，一度充漢冶萍公司的英文書記。

漢冶萍公司老板爲武進盛宣懷，宋家與武進人來往甚密，於是介紹往漢口公司任職。當時他會與盛的七小姐戀愛，私訂終身，但是盛老太太以爲「太保的女兒，怎能嫁給吹鼓手的兒子？」原來宋奎禮在武進無錫一帶傳教，拉洋風琴，以招徠聽衆。於是婚事被破壞了，宋子文的計劃也沒有成功，於是抱着異日必須出人頭地的心情，悄然離漢。

宋子文開始經商，他與現任杭州市長周象賢在北京的廊房頭條合開了一間小五金店，但是虧折至盡。民十二年在上海交易所時代，曾任神州信託公司的副經理，自己買賣自己的股票，未一年而倒閉。這時。宋子文才知道若果自己沒有本錢，天大的本領，也未必能够成爲資本家。除非打出一個天下來。升官而後發財，於是他憑藉妹夫孫中山的關係參加廣東的革命政府。（民十三年）

宋先任國民政府秘書，然後管理鹽務。憑藉國舅資格，和學過財政的學歷，宋氏被選任創辦中央銀行，民國十二年二月中山先生就職大元帥後，手訂銀行章程，令軍需處撥款三千元爲籌備費，創辦中央銀行，派胡漢民，鄧澤如，廖仲愷，孫科，葉恭綽，宋子文，林雲陔爲董事，宋子文爲行長，黃隆生林麗生爲副行長。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便開始發行紙幣，十一月設立第一第二兌換處，十四年三月設第三兌換處，由開業到十四年一月底止，發行紙幣僅十一萬元，十五年五月爲止，發行亦僅七百萬元。因爲紙幣不濫發，而且有革命力量爲後盾，「紙幣常超出硬幣價值」。民十一年當時廣州有兩家銀行：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因爲基金被龍濟光所掠而倒閉，廣東省銀行因爲被陳炯明把持多發鈔票，而告倒閉。中央銀行因此易於發達，宋子文常自稱以中央銀行之力，前期支持廣東省境與各軍閥之混戰，後期支持十三省北伐之財

政。(宋子文三十六年辭職時在立法院自詡)。民十四年他曾隨中山先生北上，而且簽字於總理遺囑。廣東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被刺，宋遂繼任財長。當時譽爲廣東政府二大理財家。

民十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移武漢，宋亦北上，由於南京及帝國主義之封鎖，中央銀行鈔票因準備竭蹶而不兌現，爲數達數千萬元，但宋本人，則因此而致富。其後他退居上海，武漢政府倒台，他受蔣之歡迎而任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蔣與宋美齡結婚，宋在財政上積極支持蔣南征北伐，那時他已是儼然富豪了。不久，他的政治投資完全成功，東北易幟，全國統一了。

民十八年間內戰發生，反蔣系深恨宋子文爲蔣籌措糧餉，謀暗殺之於北火車站，時宋子文自南京來滬，方要下車，即被槍擊，其秘書成爲替死鬼，宋則匿於車底。此後宋子文益爲賣力，努力於內戰財政之籌措。民十九年胡漢民被扣於南京湯山，兩廣起兵討蔣，指摘宋子文說：「宋子文一窮措大耳，任財長以來，富得王侯。」當時宋子文歷任財長，中央執行委員，國府委員，財政監理委員，中央銀行理事兼總裁。蔣宋結婚，實爲蔣利用宋之財力與聲望，宋則爲一種政治性的投資。

宋子文在財長任內，南京國庫至爲空虛，每月不敷一千萬元，十七年虧八千萬，十八年虧一萬零一百萬，十九年上期虧了九千六百萬。宋的辦法是借債，即是拿公債到上海來請江浙財閥認購，十六年至廿年間南京政府發行公債達十萬萬元。當時江浙財閥因爲南京反共，亦願借款協助。故當時在內戰戰場上，反蔣的桂系，北方，南方各系，均顯出寒酸相，惟有蔣系糧足餉多，挾「孫中山」銀彈，以壓倒政敵，這點宋子文頗有勞績，又宣佈關稅獨立，關鹽稅改存

央行，亦使央行存款增加。

宋子文的理財術，要點有二：一，是分贓制度，效法美國猶太人之 Spoil System 使各財團均分到利潤，以期結成利害共同的集團，但不惜犧牲國民經濟。當時公債按票面七折流通市面，宋將新公債五折賣與江浙系各銀行，由各銀行向外拋售。因此之故，各江浙銀行不能不支持南京，以免因戰事失敗，公債本息無着。同時南京官兵，雖然得錢不多，究竟較其他各軍閥優厚。而宋在這買賣之間，大有利潤。二是官庫與央行不分，央行本為銀行之銀行，但在蔣宋視之，不過是維持政權，換取人民脂膏的工具，央行的虧蝕，即政府的虧蝕，將中央銀行的營業與賦稅公債打成一片，犧牲了銀行之銀行的機能，來完成政府予取予求的外庫作用，每人多用一張中央銀行鈔票，便為蔣家財庫多貢獻了一分財力！

民十九年兩廣獨立，江西又要剿共，軍費支出大增，上半年度其虧空即近一萬萬元，宋子文認為蔣應重加決策，以合作股東的資格，責蔣開支無度，憑蔣的條子拿錢，不合預算，常常不賣帳，不予支付，而且宋培植稅警總團（十八年），達數萬人，配備精良。一二八抗戰時，稅警團曾參戰。宋於蔣廷錯等軍人又常加籠絡（十九路軍抵閩，蔣不發餉，宋每月資助四十萬元。）這一切令蔣疑懼。宋當時兼中政會外交委員會主委，宋系羅文幹身兼司法外交兩部長。

當時南京救國日報瘋子龔德柏曾有「宋子文之罪浮於赤匪」之怪論，即代表蔣宋之嫌隙，廿一年宋自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歸來，上海歡迎宋氏，汽車千輛，聲勢甚壯。宋上廬山，侃侃述各國經濟步驟如何統一，應將財、交、實業、鐵路水利軍需兵工台組於統一機構，蔣即不悅，宋質問羅何故免外長，蔣更不悅。蔣宋齟齬，宋卒辭職，此其一。

其次，宋的辭職，直接與公債政策有關，南京政府以發行公債過巨，（五年之內達十萬萬元），公債本息負擔極重，一二八抗戰發生，政府財政拮据，週轉爲難，乃由公債庫券持票人會出面自動提出，變更還本付息條例。由債權人出面要求減債，在公債史上不能不說是世界創聞，但南京政府慣於耍玩這套把戲，事實上是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無法履行契約（公債還本付息條例），但形式上由持券人表示自動犧牲，則可顧全政府的面子。但持券人會同時與南京政府有一種默契，即以二年之內不發行新公債爲交換條件，這一層蔣宋是答應了的。那知過不了好久，蔣又要宋向銀行界舉債，宋以諾言在先，不便食言而肥，但蔣是流氓作風，素來說話不認賬的，乃對宋大發脾氣，宋於是憤而辭職。當時宋終以爲財長一職，非他莫屬，辭職之舉，本係以退爲進，那知蔣竟接受了宋的辭呈，私自從廬山飛回南京，主持中央政治會議，准宋辭職，而以連襟孔祥熙代之，聞者無不意外。不久稅警團亦被改組，宋對這事的氣憤是不消說的，事後宋對別人說：做財政部長無異做蔣介石的狗，今後他要做人不願做狗了！（這話是胡漢民先生轉述的）。

中國建設銀公司——買辦事業

宋子文辭去財長後，并不甘於寂寞。他被任爲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委員長。在此期間，他的最大成就，爲創立中國建設銀公司，這是一樁偉大的買辦事業。

民廿三年正是英美與日本，在華展開經濟角逐戰的時候，南京王朝規模粗具，正是急需外國投資以鞏固其經濟基礎的時候，宋子文曾辦過二千萬美元棉麥貸款，作過一次康白度，爲

完成這買辦任務，在一個美國人設計之下，組織中國建設銀公司。

廿三年四月初，莫斯科的塔斯社首先傳出這個消息：宋子文已聘請國際銀行家。獲美總統親近人員之贊許，進行國際銀行團之組織，對中國進行大宗借款。日本沒有被邀入夥，故直接以中國保護人的資格拒絕之。日本駐京總領事須磨，勸法國駐華國際專家蒙內（Monnet）出面阻止。

這消息傳出後，有人問宋子文是否確有其事，宋未置因，說是考慮後再談。孔祥熙發表談話，說這是誤會，宋子文確在滬上組織一個銀公司，籌資千萬元，從事國家建設。內中雖有外人，但都是技術人員，并非股東。

原來國聯拉西曼代表團來華，即携有一個中國實業十年計劃，主張以宋為中心，組織大規模銀公司，辦理外人投資。宋在廿三年四月經委會會議後，即與李石會同返上海，旋即宣佈中國建設銀公司已經組成。廿三年七月一日開始營業。資本為一千萬，實由北四行、中、中、交、新華、上海、浙實、等行認股六成以上，分百萬股，每股十元，個人名義認股者，有股東八十餘人。其中：武渭清一七六，〇〇〇股，賈月森李煜瀛各三萬股，席德懋三萬一千股，徐可亭，孔庸之、葉琢瑩各二萬股，宋子良、張人傑、陳齊康、貝祖貽各二萬五千股，李樹芬五萬三千股，宋子文三萬五千股。

中建銀公司廿三年六月二日開股東會，由李石會主席，選出董事為：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會、葉扶霄、陳繼庵、葉琢堂、唐壽民、錢新之、宋子良、胡筆江、李馥蓀、張公權、陳光甫、貝淞蓀、徐新六、周作民、謝作楮、楊敦甫、劉晦之、徐可芹、席德懋等二十一人，張靜

江、孫衡甫、瞿季剛、徐輔蓀、張蔚如、宋子安、王伯元爲監察。並以孔祥熙爲董事長，宋子文爲執行董事，宋子良爲總經理。後始改任宋子安爲總經理。宋子良，一九〇八年生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美。返國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總務司長，中國建設銀公司總經理。後始調任廣東財政廳長，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主任，現任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及中央信託局理事，董事。宋子安則爲宋之幼弟，性格比較沉靜，曾任鹽務工作，戰時一直住在美國。

中國建設銀公司的事業，我們可以分成渝鐵路、揚子電氣公司、淮南路礦、中美橡膠公司四項來說明。

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是爲尋求外資進行中國建設的機構。當北京政府時代，外人投資可以直接掌握鐵路或礦山，他們自然放心。南京政府成立以後，忙於東征西討，宋子文算是作初步嘗試，希望吸收國際銀團的資投。但是英國是時方忙於歐洲，焦頭爛額。美國方在遲疑，倒是法國，居然頗有興趣。當時法國駐華的代表蒙內（Mouret），就竭力介紹這些生意，先由東方匯理銀行送了十萬法郎，研究可以投資的事業。法國在華的投資，有三度蹉跎，一次是正太浦口投資，被北京政府用了，一次是隴海路款，被「洪憲」大皇帝收作登基費用，一次是正太路，均被中國政府吞吃，故頗願與中國建設銀公司這一銀行界的集團打交道。中國建設銀公司，乃仿中英銀公司組成，中英銀公司之投資開灤等事業，卓著成績，這個中建銀公司也可能有前途。當時銀公司發現了一樁可以做的事業，即成渝鐵路。當時銀行資本麇集西南西北，落得有這條出路，於是組成了川黔鐵路特許公司，官商合辦。當時交通部長張嘉璈，也很希望多一

條鐵路，以爲建設成績。於是由國民政府及四川省政府投資九百萬，再由銀行界投資一千一百萬。（其中建設銀公司佔百分之廿）合成二千萬元資本。法國則由東方匯理銀行，拉柴斯兄弟公司，巴黎和蘭銀行，中法工商四行共組法國銀團，願意放棄管理權的要求，參加投資，金額當時合銀幣三千九百萬元。由瑪各特（M. Magot）代表簽合同，規定款項在法國購料，分十七年償還。當時預定全長五三〇公里，總預算七千五百萬元。廿六年已完成全線測量，法方亦已運來一批四千噸的材料，在港渝途中。局長爲宋子文親信鄧益光（廣東人），戰事爆發時，已完成內江至重慶的橋樑涵洞路基工作。

宋子文這一買辦路線在法國方面打通，接着又由建銀利用法國修建了鎮南關到南寧一條鐵路，又引動了英國的競爭，投資叙府到昆明的叔昆鐵路。同時並引動了中英銀公司對杭甬段投資，並擬築廣州至梅縣的鐵路和南昌的水電廠。

成渝路的工程，戰時三十三年工業界不景氣，曾要求修成渝路以繁榮重工業，結果未成，實則中建銀公司根本不願政學系的四川省府滲入。戰後宋子文知道這未成工程，需要資金至鉅，實在無法以私人力量完成，轉而打政府主義，在貢獻國營的名義下，聲言退還民營股本。但政府的經費，仍交由中國建設銀公司經營。政府的預算本爲三九〇億，三十六年七月起每月另加百億，預計二年半完成。法國的投資，由沙班銀團進行，簽約半年後即來貨。目前的工程，決定渝至內江一段中之重慶江津段六十公里年底完成，江津至板橋七十五公里，明年四月完成板橋至內江一段一百五十公里，則稍遲。內江至成都一段之二百五十公里，比較困難，而且戰前多未動工，約十三個山洞，一百三十座大鐵橋，資中以西的涼風坳隧道，費一年半工程，預

定在三十七年漲水季可以完成，三十八年底可以通車（齊則未易達到。）在該公司計劃內，將展築隆昌至貴陽一段，完成西南大動脈使成渝路僅爲一支線。成渝路的器材，除了水泥外，連鐵釘鐵板均用外貨，何北衡爲四川機器業請願，宋院長置之不理。

中國建設銀公司，一方面利用外國借款以壯聲勢，中國銀行家聽說外國人都投資，便爭先恐後地來參加資本。另一方面，利用政府關係，不斷把國營事業，挖出來經營。其中最顯著的是淮南路礦，和揚子電氣公司。

南京政府成立後，由蔣的老搭檔張靜江氏成立了一個建設委員會，做一點建設工作，點綴太平。當時建設費很少，二十年只有十萬八百元，三十三年增爲三十八萬四千元，但是張靜江氏並不丟掉這塊骨頭，它用發公債的方式，借債建設。爲了辦電氣事業發行三次公債，民十九年一月發行二次，民二十二年發行一次，第一次的十九年長期公債，爲收辦威墅堰電廠，計一百五十萬元，第二次的短期公債爲擴充首都及威墅堰電場，爲二百五十萬元，二十二年發第三次電業公債，爲擴充兩廠及建淮南電廠，發行六百萬元，三次計一千萬元，二十四年爲止，尙欠八百萬元未償清。這種借債建設實在不易，而且張靜江氏，在民二十五，六年深感自己年邁力衰，後繼無人，異日不知被那位官僚繼任，不如化公爲私，宋子文既爲國舅，各方兜得轉，與之合作，於是在「國營事業應限有國防工業幹綫鐵道水力發電，此外改歸民營」（宋先生在世時也知國營應限於這幾種事業！）的理由下，委託中國建設銀公司代爲經營淮南路礦，威墅堰電廠及首都電廠，前者組淮南路礦公司，後者爲揚子電氣公司。當時曾在銀行界招股，但事實上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爲中國建銀自有，其他股份多將對中交北四行中實，浙實，新華的債

務，改算股份。

首都電廠爲揚子電氣公司第一個事業，這個電廠創辦甚早，民初稱南京電廠，向爲官辦，一向腐敗，燈光如豆。建設委員會接辦後，十七年發電三百基羅瓦特，十九年爲四千基羅瓦特，廿二年二萬基羅瓦特，二十四年加一萬基羅瓦特。二十三年售電九十萬度。

威墅堰電廠，爲揚子電氣公司第二個事業，在江蘇武進威墅堰，民十二年德商人創辦，稱震華電廠，無錫武進兩縣各大工業如中新紡織麵粉磨集，工業用電甚巨，即由震華供應，綫路及範圍，全國第一。後震華虧蝕，欠西商債務，頂與建設委員會，十七年十月該會接辦。該廠原發電三千基羅瓦特，二十四年可發電一萬七千基羅瓦特。綫路有三萬二千伏高壓輸電綫三路，開常州，無錫，桿綫七百六十里，售電二百五十萬五千度。

漢口既濟水電公司，爲揚子電氣第三事業。民十六年商辦既濟公司因營業虧蝕，讓與中國建銀，另加股本，改組經營。

揚子電氣公司三十六年七月改推董事爲李石曾，張靜江，張季氏，李馥蓀，霍亞民，彭石年，宋子安，潘銘新，董維翰，周作民，趙錄華，孔庸，胡筠莊，世龍，孫哲生，徐廣通，宋漢章，秦頌春，陳光甫，尹仲容等十一人。監察爲朱大經，余梅蓀，陳康齊，許詩荃，趙季言，卞白眉，袁純初等七人。總經理爲潘銘新氏。其資本本爲一千萬元，後增加爲二百億，職工計爲一千二百人。

據該公司報告，三十四年賴宋院長之力，陸軍總部始發還財產，京廠三十五年二月發還，威廠三十五年六月六日正式發還。首都廠長陸法會，威墅廠長吳玉麒，奉命接受。三十五年並

獲得經濟部電業執照，准許京廠在南京江甯句容三縣及六合、丹徒、江浦之一部營業。威廠在無錫、常州、丹陽一部營業。首都電廠戰前發電三萬瓩，勝利後恢復至二萬瓩，已過最高電量，故南京不得不實行輪流停電，即在宋院長座鎮南京之日，亦常常黯然無光，一如重慶當年。威廠戰前發電一萬七千三百六十瓩，實爲一萬瓩，當時紗廠自動發電，而且武進電氣公司輸電城廂，故未全部發足。戰後因敵人之拆遷，威廠負荷加重，各廠復工，農田亦以電力戽水，需電量大。威廠的生意空前的好，將申薪電廠租用，威廠發一萬九百瓩，申薪三千八百瓩，合計一萬四千七百瓩，已超過戰前。電廠有行政院燃料管理委員會平價煤之供應，三十五年每瓩價約三萬四至九萬，一年內增加四倍，而電費每度由一百元漲至四百元，可謂毫不蝕本，設備則爲淨賺。三十五年計京廠發電七千三百八十一萬九千度，威廠發電六千八百另五萬五千餘度。三十五年度收入一百九十六億二千四百二十五萬元，費用一百九十五億六千一百四十五萬元，計贏六千二百八十萬。京廠曾向中交兩行低利透支四億九千三百十九萬元，並向中國借三億元，威廠爲購發電廠向中交兩行押透九億六千萬。三十六年七月決定資產升值一五九億九千萬，另增收現金四十億，連原資產共二百億，分二億股，每老股換新股一千六，認四百，共二千。

該公司因宋子文而獲之便利甚多，除了平價煤，低利貸款外，還由官方補充其設備：（一）三十五年八月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十一月初批准配售二千瓩發電機一套與京廠，三十六年夏運抵上海，（二）日本賠償物資，政府撥二萬五千瓩的發電廠與京廠，刻正赴日拆遷。（三）威廠向英國茂偉電機廠買戰時剩餘物資，由中交貸款，訂購了二千五百瓩發電設備，三十六年二月底到滬，六月底發電。（四）善後救濟總署，三十五年夏撥二千瓩發電設備與威廠，三十